

左
联
回
忆
录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左 联 回 忆 录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

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茅 盾（ 1 ）

携起手来，放声歌唱，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新生活……………胡乔木（ 2 ）

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周 扬（ 7 ）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

的发言……………阳翰笙（ 22 ）

忆社联……………许涤新（ 28 ）

“左联”成立前后……………夏 衍（ 35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阳翰笙（ 60 ）

关于上海闸北区文化支部……………黄 耀（ 68 ）

长念文苑战旗红……………吴黎平（ 70 ）

我记忆中的左联……………冯润璋（ 84 ）

左翼作家在上海艺大……………杨纤如（ 92 ）

参加左联的前前后后……………凌 鹤（ 107 ）

左联杂忆……………马 宁（ 111 ）

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王学文（ 142 ）

关于“左联”……………茅 盾（ 149 ）

左翼文化阵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

“围剿”的斗争……………阳翰笙（ 154 ）

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丁 玲 (160)
记“左联”的两个刊物·····	楼适夷 (167)
我为“左联”在国外作了些什么? ·····	萧 三 (175)
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	金 丁 (182)
纪念“左联”，缅怀战友·····	季楚书 (199)
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	沙 汀 (215)
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艾 芜 (225)
我想起了左联·····	关 露 (239)
关于“左联”的一些情况·····	任 钧 (246)
左联与中国诗歌会·····	柳 倩 (258)
难忘的往事·····	白 曙 (278)
回忆“左联”的一些情况·····	郑育之 (294)
忆在“左联”工作的前后·····	王尧山 (306)
意气方遒·····	马于华 (313)
左联半年生活回忆·····	吴 强 (331)
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	吴奚如 (337)
上火线·····	张凌青 (353)
“左联”回忆片断·····	草 明 (363)
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	任白戈 (370)
回忆左联·····	魏猛克 (388)
我参加“左联”时期文学活动的	
回忆片断·····	庄启东 (400)
我和上海左联的一段关系·····	齐 速 (410)
在左联时期·····	朱正明 (424)
我们是共患难、轻生死的同志关系·····	向思贤 (439)
——怀念左联时期的周文同志	

下 册

- 我与“左联”二三事……………王淑明（443）
- 回忆“左联”一刊物……………葛一虹（449）
- 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荒 煤（452）
- “左联”散忆……………林淡秋（470）
- 左联与《文学》……………黄 源（475）
- 三十年代的革命新苗……………赵家璧（485）
- 回忆专为左联青年作家编印的一套创作丛书
- 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孙席珍（495）
- 再谈北方左联……………孙席珍（511）
- 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杨纤如（522）
- 又想起北方左联一事……………杨纤如（534）
- 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
- 斗争……………陈北鸥（538）
- 北平左联回忆……………冯毅之（552）
- 漫长的记忆……………苏 凡（558）
- 北平左联到剧联的回忆……………于 伶（564）
- 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陈 沂（572）
- 忆“北方左联”……………王志之（588）
- 迎着敌人的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
- 左联”……………陆万美（600）
- 两届“北平文总”的一些情况……………陆万美（612）
- 回忆郊祭李大钊同志……………端木蕻良（618）
- 北平左联支部的一年……………陈辛仁（624）
- 记一次被出卖了的会议……………方 殷（627）
- 关于“冰流社”……………徐 谷（632）

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	王西彦 (635)
北方左联解散前后回忆点滴·····	陈 落 (650)
天津左联的片断回忆·····	张香山 (654)
广州左联杂忆·····	杜 埃 (660)
从上海到东京·····	林焕平 (669)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杂忆	
回忆东京左联活动·····	蔡北华 (697)
“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	林 林 (706)
——回顾文学路上的脚印	
关于《东流》、《诗歌》的回忆·····	魏 晋 (714)
关于“左联”的一些回忆·····	赵铭彝 (720)
从“左联”到“剧联”·····	周伯勋 (724)
——回忆1930年到1935年上海戏剧电影的部分活动	
关于“剧联”影评小组·····	鲁 思 (734)
往事不已 后有来者·····	司徒慧敏 (757)
——散记“左联”的旗帜下进步电影的飞跃	

附 录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大事记·····	张大明 王保生 (773)
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	
·····	丁景唐 (810)
对《左联成员名单》(未定稿)的回声	
·····	张大明汇集 (822)
编后记·····	《左联回忆录》编写组 (862)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 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茅 盾

今天召开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当年参加过“左联”的老同志，许多都赶来参加这次大会了。我因生病不能到会和大家见面，很感遗憾。

“左联”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在三十年代，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等方面，都作出了辉煌的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以及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化艺术事业中，到处可以看到当年“左联”的同志在起着骨干的、核心的作用。因此，“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

现在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都已成了老人。这就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衷心地希望，也相信年青的一代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左联”的革命传统，继承党所领导的文艺的战斗传统，而且后来居上。

因为是在病中，书面发言也只能草草几句，十分抱歉！祝同志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携起手来，放声歌唱， 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 乔 木

同志们：

今天我们大家怀着十分热烈兴奋的心情，在这里聚会，庆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参加“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的许多同志，能够在经历了种种艰难、危险之后在这里聚会，参加今天这样的大会，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庆祝。而且，左翼文艺和左翼文化运动的五十周年，尽管有过种种曲折，但是就整个来看，仍然是胜利发展的五十年，是光荣伟大的五十年，这尤其值得庆祝。

在今天的会议上，周扬同志要作长篇的讲话，还有阳翰笙同志、许涤新同志，他们都要讲话。我只在左翼文化运动的最后两年做过一些组织工作，是一个后辈，但是我很愿意来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庆祝会。夏衍同志、周扬同志要我先讲几句开场，我就简单地讲几句。

关于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已经作过热情洋溢的崇高的评价。我认为这个评价今天仍然完全适用，不需要再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在六十年代，林彪、江青之流，曾经企图推翻这个评价。他们曾经迫害了一切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左翼文化有关的人，同

时也迫害了全国的革命人民。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打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左翼文化，也没有能够打倒中国的革命人民，他们自己却被打倒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它说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功绩是打不倒的。它是中国革命文化先驱用血肉筑成的纪念碑，它与中国人民结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三十年代革命文化运动，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甚至三十年代革命文化的伟大主将——鲁迅先生，他也是人，不是神，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但是，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左翼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鲁迅的旗帜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旗帜。

我们现在的文艺和文化是什么样的文艺和文化呢？我们现在的文艺和文化仍然是左翼文艺和左翼文化，是三十年代革命的文化运动的继续。我们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向，仍然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鲁迅的方向。我们有建国以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过文艺和文化的复兴。但是我们现在的文艺和文化，象再生的凤凰一样，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三十年代文艺和文化运动的继续。我们的文艺仍然是左翼的文艺，我们的文化仍然是左翼的文化。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能够是另外的样子吗？我们的文艺难道能够成为右翼的文艺，或者成为什么中性的文艺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不用左翼文艺、左翼文化这样的名词了，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化，这当然不是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失败，而是它们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正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左翼文化工作者用生命来追求的。我们的文艺和文化

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服务的。这不就是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理想吗？难道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不是站在最左翼，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文化和文艺比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艺更先进吗？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今天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最革命的文化，也就是最左翼的文化，可以说这是很普通的常识。可是也许因为这是很普通的常识，有的时候却会被人遗忘，被人忽略。这是不应该遗忘，不应该忽略的，忘记革命的去，就会倒退，或者换一句大家所熟悉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要提出这一点呢？当然是因为，很可惜今天并不是没有人忘记这革命的去，这宝贵的、不可遗忘的、革命的去。……

人们有时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现在是开放的国家，开放的社会，开放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在同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比较，在同那个被封锁的十年比较的时候，也许可以这样说。那时中国的国家被他们封锁着，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也被他们封锁着。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开放的说法才是可以理解的。离开了这个意义就不能这样说。这是因为，除了那十年不算，第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是向我们自己的人民开放的；第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从来也都是向全世界各国的友好人民，向我们在世界的一切朋友、一切对我们怀着善意的人们开放的；第三，现在对我们怀着友谊和善意的人们越来越多了，因此，就显得我们的门开得更大，进出比过去更自由了。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跟现在世界上任何的力量没有界限。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决不会向那些对我们怀着敌意的人、想

对我们施展阴谋手段、破坏我们的人开放。《上甘岭》这部卓越影片里的插曲《我的祖国》有两句歌唱得很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两句格言，难道现在需要做什么修改吗？也许有很少数的人以为我们“开放”得连豺狼和朋友的分别也可以不管了，这样想的人实在是犯了极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我们革命的文化、革命的文艺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首要的问题上如果发生了混乱，那会使得我们的文艺，使得我们的文化走到一种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今天来纪念五十年以前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的传统，我们要坚持和发扬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艺、左翼文化这个光荣的传统。我们要把我们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留给我们的战旗举得更高，我们要把左翼文艺、左翼文化所唱的战歌唱得更响亮！有一位在北京的外国朋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在中国很久，他觉得中国发生了一种变化，就是现在缺少歌声。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到处充满歌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到处有歌声；在解放初期，直到六十年代上半期，也还是到处有歌声。现在呢，歌声比较少。我想这个意见确实说中了我们目前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的缺点、缺陷。难道我们真的都衰老了吗？难道我们的优秀歌手的歌喉都被“四人帮”窒息了吗？事实决非是这样。况且，我们的后代都还是年轻的，生气勃勃和前途无限的。我们和他们都不应该让自己的歌声沉默下来！我们应该永远振奋我们革命的精神，用我们革命的歌声、前进的歌声、健康的歌声来充满我们的生活，来充满我们的社会，充满我们的城市、农村、厂矿、

兵营和我们一切有生命活动的场所。一些地方，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不去占领，就会有一些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不健康的歌声去占领。如果那样，就将是我们对五十年来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革命传统的犯罪，就将对聂耳、冼星海和其他一大批革命音乐家的犯罪！我们应该把五十年前聂耳、冼星海他们所创始的、带领我们大家唱起来的歌声继续下去；大家都还记得，为了纪念他们，一九七五年我们曾经勇敢地斗争过。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放声歌唱，用各种各样健康的、对祖国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歌声来鼓舞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和广大的革命青年，鼓舞他们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我们需要这样的音乐。我们需要这样的美术，这样的文学，这样的戏剧，这样的电影。我们需要这样的社会科学，这样的新闻出版事业，这样的教育事业。这些就是我在参加庆祝左翼文化运动五十年的时候，禁不住生出来的一点感想。为了这些，我极愿同大家一起努力。

（原载1980年4月8日《人民日报》）

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 革命传统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周 扬

今年是中国“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半个世纪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创立了名震一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左翼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及其他左翼团体，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这支文化新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文坛纵横驰骋十年之久。这次伟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常被称为“左翼十年”，它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扬光大，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先驱。它在我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是光芒四射，留芳千古的。当年许多左翼文化工作者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同志，现在还健在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今天，我们邀请参与过左翼文化运动的老同志们，和文艺界的有关同志共聚一堂，开一个纪念会，目的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经验，增进团结，为促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事业更加繁荣而作出自己新的努力。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的。它同以后陆续成立的其它许多左翼文化团体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共同接受我党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因为“左联”成立最早，影响最大、人数也较多，尤其是因为鲁迅是“左联”的领袖，是党所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因此，我们选择“左联”成立的日子，来纪念整个左翼文化运动。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还要纪念“左联”五烈士牺牲五十周年，那也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纪念。

“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是在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出现的，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

“左联”和其它左翼文化团体都产生于三十年代。“三十年代”这个历史概念，长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歪曲和诽谤，使许多不了解世界和中国历史的人们竟把“三十年代”看成是一个不光彩的名称。这简直是对于历史的莫大的颠倒和嘲弄。台湾反动分子至今还在咒骂“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把它称作“幽灵”。可见“三十年代”，正是叫敌人害怕的革命的幽灵，红色的幽灵。

三十年代，无论国际国内，都处于革命大转折的重要年代。在国际上，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崭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不但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中取得胜利，而且可以取得建设的成功。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总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得到蓬勃的发展，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面貌一新。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

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呵！苏联的文艺成了世界革命文艺的先锋。《铁流》、《毁灭》等作品产生了世界的影响。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左翼文艺也风起云涌。他们的作品和刊物成了我们珍贵的精神食粮。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国左翼作家都和世界各国的革命作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我们和苏联的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古久利，英国的萧伯纳，德国的布勒希特、路特维奇梭、珂罗维支、基希，美国的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秋田雨雀、尾崎秀实，新西兰的艾黎等，都有交谊，他们都曾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先后召开了世界革命作家大会，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并用几种文字发行机关刊物。中国“左联”成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正式成员之一。肖三同志就是“左联”派往那里的常驻代表。

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说，三十年代也就是从资本主义文艺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转化发展的年代。“左联”等左翼文艺团体正是在这个转折关头，顺着世界潮流应运而生的。它是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当然是在自己国家民族的土壤上产生的，是本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产物。左翼文化团体的相继成立，正值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内战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革命是遥相呼应，密切配合的。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之后，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新军阀实行白色恐怖，把千千万万革命者投入血泊之中。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都面临着严重考验，都在思索和探求新的革命途径和新的斗争方式。我们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武装斗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终于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光辉的一页。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从来不能没有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之配合。正是在这个革命大转折的时期，“四·一二”以后，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陆续续聚集到上海。他们身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统治区，心在红旗飘扬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光辉名字，深深吸引着每个革命者的心。根据地的建立，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红军的北上抗日和长征的胜利，都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他们在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把大批青年召唤到革命旗帜之下，他们高举革命文学大旗，创办刊物，开辟阵地，写作革命文学作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象火焰似地烧向整个黑暗的旧中国。这种革命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伟大运动，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胆量，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禁令，宣告中国无产阶级将独立地建设本阶级的文学艺术，中国的劳苦大众将开始占领文艺阵地。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他们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它带有一切革命新生事物开始出现时的那种难以避免的左的幼稚病。一九二八年左右，爆发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有名论战。“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的成仿吾、李初梨、阿英（钱杏邨）、冯乃超等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初学者的无比锐气，不顾自己理论武装的不够齐全，勇猛地冲上文坛，占领阵地，充当了革命文学的急先锋。这在当时革命正遭受失败，中国变得一片黑暗，喑哑无音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就象空谷的足音，就象寂静空气中的惊雷一样，使人们振聋启聩，为之奋起。因此不管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多少弱点和缺陷，他们的文章还是博得了对现实不满、渴望革命的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共鸣。鲁迅开始的时候曾经对他们的这种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后来却作出了全面的正确的评价。鲁迅对这些早期革命文学家的弱点的一些批评是中肯的，深刻的。他指出，当时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家，有许多人实际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学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够和实际相结合，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以为只要有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就可以变成无产阶级。其实，没有和人民群众结合，是不可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必然带上宗派色彩。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往往是相连的。也正因此，我们许多人未能认识比我们更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更了解中国民众之心的鲁迅，未能认识鲁迅的伟大之处，一个时候反而把鲁迅作为论争的主要对象。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终于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党中央开始过问文艺工作，要求停止论争，要求正确认识鲁迅、团结鲁迅，并着手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组织。这个要求得到了鲁迅和其他同